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六三冊目次

馮元成選集八十三卷(三)

〔明〕馮時可撰
明刻本

馮元成選集八十三卷(三)

〔明〕馮時可撰

明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馮元成選集卷之四十六

吳郡馮時可元成甫等

書事

書成均就試事

余以嘉靖甲子應舉抵金陵會臺臣疏減入試
士遂格不得入隆慶丁卯丁內艱不就試比至
庚午先廷尉年八十矣忽遘重病淹淹床箒每
擊唾壺長嘆焉得一子登賢書瞑吾目哉余念
身不第則父疾不瘳而膠庠員衆又虞爲學使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一

金

者所格謀之王先生應選先生從史曰智如韓
白猶審堅瑕子欲背城借一使必不北也其趨
成均哉余乃斥東郊產得四百金入于郡請一
狀以詣大司農發南雍肄業余至南雍時已孟
秋所入貲尚在郡庫故事狀上而金未至司農
者其移文曰暫咨前此有因暫咨以得薦而金
竟不入公家司農患之至是臺省疏太學生應
試必實咨乃許或暫咨者文雖工不與入闈六
司成持其法甚嚴余聞是令蓋七月望計闈

門在八月初而人徒往迓七千里必無及也

月二十一日大司成試諸生諸生暫咨者可三
十餘人司成令勿與試余率諸生懇請姑試試
而實咨至者則送否則已司成然之余既就試
念此舉徒勞咨必不可得益自悔向者所籌非
計也會舍弟蒼頭自此來持余實咨以至余手
之間胡爲乎來曰主行後郡以主所上貲發一
尉從糧艘入京計非三月不達會有徐生元普
同事其父太常卿璠聞新令恐子不得試請於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二

郡別乞一文使急足走十日至京取京中私邸
金以上司農是時郡侯爲襄公洪溪語太常曰
必馮子同一移乃可太常因併爲予完金而所
使人至燕取徐生咨星馳至南不復顧予咨矣
適舍弟魯可亦自南雍使蒼頭請咨于儀曹儀
曹郎乃陸公光祚謂使人曰有與若主名相類
者此何人曰是主親兄陸公曰昨戶部文至矣
若併持咨去蒼頭遂取兩咨馳十日抵南都余
得入試因獲雋遂倖連捷嗟乎余棲留都索

然若空瓠安得有金即有金又安能使
吳趨燕又自燕趨吳于旬日內哉幸與貴介
事而秉公又余師陸公又與先君善故幸而
濟因歎人生得喪莫非前定競者謀者徒滑天
和而虧雅道耳余自登第以來浮沉二十六年
雖偃蹇仕路然自反未嘗丐力於人亦此應試
一事爲之基也先是余入貲斥東郊產以庚午
四月朔日是夜宿張涇草堂夢有人語云斯產
再菴而復余既登第請急歸諸伯仲憐余業薄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三

書暴骨事

華亭東郊外有楊園楊給諫鄰山先生所構花
石亭榭之勝甲於一郡余弱冠時常與兄長卿
弟魯卿及友人戴謙甫輩遊焉是時楊氏子孫
尚有爲貢士者未幾楊氏絕園易數主及余
組歸過其地則已鞠爲草莽矣余怪鄰山公
中所稱長者而無一錢之息問其族人楊起

起林曰公爲此園鑿池闢徑所敗壞古墓不
其幾吾聞之父老發塚者當絕嗣殆爲此哉其
後余兄恒齋公名輔可者卜築西湖宅宅有棺
數十口使使別瘞之使者投其骨於水居二年
恒齋公得疾不起有子年十八一病而徂竟無
嗣楊君起林過謂予曰若兄亦雅士乃天重其
罰若此無乃所犯與吾家諫議等耶余識其言
近見小說所載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
管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四

韓溶最用事官室梁柱闌檻窓牖皆用灰布竭
洛中猪羊牛骨不足用溶議掘漏澤園人骨以
代昇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
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
非我蓋韓溶也忽有吏趨出曰果然君當還恐
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揭
其紙尾有戒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
死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已
入爲殿中監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嗟乎人爲

萬物之靈魄歸於土則得其安柰何以一己之
處嬉玩之故而忍暴人骨令為狐狸蠅蚋所
嘜哉不仁甚矣其取陰譴宜也暇日併錄為戒

書歸子遇見白鼠事

歸子過往寓余齋晨起見有白鼠緣床語予曰
是必有藏鏹可為公賀余曰非也聞之錄異記
白鼠耳足皆紅色眼眶赤者此乃金玉之精今
耳足皆白是常鼠耳鼠五百歲即白惡係於藏
我且無故而獲謂之不祥管寧揮金范希文不
馮元成選集 卷甲六 五
發藏皆真有見非獨輕財利也子遇笑曰我患
此鼠耳足之不紅耳惡計其祥不祥余曰不然
財寶世之无物苟非德義皆不祥也練城有趙
姓者善大書為世所珍獨不能致重貨橐稍充
則病矣一日往京口為帥府書旗兩字長文餘
帥酬以二十金趙得之甚悶曰我生平所受謝
未有厚若斯者是且有禍亟還家則其妻斃矣
所得盡供塋斂無有存者趙以此益不事家人
產得則施之卒以老壽終夫以力受食非不美

一造物且或損之况無故而獲無勞無德
堪之其不祥孰甚子遇唯唯稱善因書此以戒
夫妄求者

書地羊寨易股事

猛密屬有地羊寨由緬者必經焉其人睛黃面
鰲頗類鬼有妖術能易人心腎及手足有鍾別
駕者監司委勘夷情過其地鍾有小史名周英
者戲其主人妻主人怒潛以木股易周一股又
有蔡荆者性最慎夜卧別室主人妻逼淫之蔡
馮元成選集 卷甲六 六
不可主人妻怒亦易其一股明日鍾起見二史
足皆短寸許亟詰主人主人語塞遂以二真股
出續之鍾問其地老人何以有此異老人言我
黨行術者不數家然所不能施術者三其一齋
食三歲以上者其一能救濟人積陰德者其一
生平不口傳人過者其後鍾為郡丞復過之則
蔡荆從主人妻復欲通蔡蔡又不可主人妻方
行術忽自失其股號泣而求蔡為續之次日以
黃金一兩謝蔡曰我能制人二十年矣昨暮遇

若室有甲士衛若以故反中我使我幾不能
若殆有善行動鬼神乎鍾詰之蔡曰無他也我
里人好鬪我嘗解之其不幸鬪而傷者我以藥
治之三二年來頗無有鬪者鍾曰善哉是心此
地羊所不能施其術者又二年周英過復戲其
婦歸而雙股易矣逾年而偽股亦失遂不能生
蔡後年九十無疾終有三子皆為令其一在粵
與余言若此嗟乎二史之淫不淫若蒼素矣其
福禍亦各以類應一券然天道寧爽哉地羊人
馮元成選集 卷之百十六 七

書蔡氏遇白象事

合浦有蔡茂者家以捕象為業三世矣言象最
惡犬聲獵者構巢於樹藁糧伏其中有群象過
為犬聲則悉舉鼻吼守不復去經五六日困而
倒矣乃下潛以刀刺殺之遂取其牙骨余祖魯
以此斃百象其暮年過象為大聲象不復守乃
自思曰我術已窮想年既老為犬聲不似耳不

若以真犬往遂取猛犬同伏巢中有三象見
祖以杖擊犬使其嗥犬忽人立而嚙其喉竟以
是卒其後余父復為犬聲誘象亦死數十象至
暮年偶出行適遇群象上樹避之樹不甚高大
群象共倒樹負余父以往林中蹠踏不肯釋家
僅還報則已殞矣余伯兄有感於前人事遂不
復捕第性甚巧以祖父所遺象骨雕刻成人物
曲肖市者爭集家遂致富有貴公子者好淫命
伯氏刻為男女交媾狀者十具工畢勞以二十
馮元成選集 卷之百十六 八

金余伯氏甚悅携金還家日將入庵啗矣忽見
二象批柱相交於泥濘中伯氏乃疾走二象奔
而逐之伯氏環嶺而行蹶者再始得脫然終以
是內傷得疾數年卒不起余仲兄名興者嘆曰
嗟乎我聞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象巨物也又應
太陰斃之過多能無殃乎我兄雖少懲而以其
齒為淫人亦神所惡也其殃之餘耶我當有以
反此矣遂折節為善是歲饑以伯氏所製人物
易米得二十斛食其二斛而以十八斛與鄰

一、度凶歲其後出行忽遇一白象首垂四牙
身運五足據地而跪以鼻付物與仲氏乃起疾
行如飛倏忽失所在矣仲氏諦視之一桃也重
二斤中無核食之甘美食已不饑因辟穀三十
餘年竟往終南山今不知所在茂亦辭家修道
徧遊五岳過襄中年餘七十如三十許人也

書施氏兄弟報應事

粵西泗城出水銀其取法必殺人以取其用人
從外境市之初至其家飼以美酒佳肴使其醉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九

飽即引至山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
癢徹骨號呼不已乃以鐵錐去其首仍埋之數
日取出則滿腹水銀美青陽有兄弟二人伯名
施金仲名施玉施金性羯犍好攻發人長短施
玉性溫煦頗好行其德兩兄弟操心不同顧其
友愛嘉靖間同賈泗城一日大霧失道為水銀
家誘入室飲食之埋諸坑中至暮施玉見有長
人持斧斫地出之負而走少頃其家追甚急
化為虎大吼追者不敢前長人復負玉以

天將明則在桂林漓江上矣玉泣問曰子賴
神之拯獲免斯難柰我兄何長人曰爾兄惡業
天所罰也若何能救無已則作水陸齋度之耳
語已長人忽不見玉乃行丐至家因斥產脩齋
為兄祈冥福又一年夜夢金謂之曰謝汝厚念
為我作福今得生人道矣余前生甚富吝不施
一文今受此報宜也雖然取水銀者且為我家
特矣其後生一特背上有泗城字隱隱不沒玉
以此益脩善行今八十六猶甚健十年前尚賈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

粵西為張羽王語云云

書集福菴三清觀存廢事

集福菴去余舍一里菴在僻巷當吳公寬為尚
書時有司欲以為公後圃公曰菴僧我世鄰也
不能益之而顧奪之耶其後有施州守者與郡
守善郡守又以菴歸施施謝曰尚書不敢有而
州太守敢有之耶事竟寢嘉靖間詔毀各菴
院時伍太守疇中與毛中丞貞甫爭佃是菴屢
訟不決鄉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

日毛與伍相許到官府兩家聞之乃罷爭而
至今不廢嘗見文子排言郡有三清觀有中令
某者欲得之中舍與直指善直指檄下縣勘可
否縣承直指意欲以觀歸中舍將其文矣時申
相國之祖為里老奮然曰二氏之教與孔氏之
教相挈而治世柰何以媚竊故遂欲廢上清香
火之廬耶夫以一入資豎宦而即奪一觀也郡
中甲乙青紫不知幾何盡若斯人法門福地無
子遺矣掀髯明目與令固爭令怒而榜之卒持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秋

其說不變觀藉以不廢其夜申老夢有羽蓋至
其家若帝王然者撫之曰爾此一念甚厚當報
以善慶未幾相國乃生其時里中人又有夢吳
公寬至申氏舍者其事雖茫昧然二公為鼎甲
與大吏皆同亦可異也偶見潘尚璽錄集福菴
事因併書之以遺尚璽

書閻揮使娶狐婦事

大同衛指揮閻永福以清屯出城外數十里時
月色甚明閻於嶺上望見一狐向月拜已化為

美婦人遂策馬下山問其故曰我夫為健卒
於虜矣妾獨處無所依因泣下沾襟閻心知其
狐而悅其色不能自已遂語曰我近喪偶尚未
續絃若能從我耶狐曰幸甚閻乃抱上騎置於
懷前閻雅聞狐變婦者以人血塗面則不復能
變潛拍鼻血塗之狐驚曰若故識我耶我雖異
類修鍊有成今為若所占天也我師昔言之矣
世緣未斷當為人妻果然若無疑我我不若野
狐害人且益人也閻喜甚抵家三更矣群僕詫

馮元成選集

卷之五十六

十二

秋

曰主人翁安得美麗若斯耶既入門藏其皮於
井篋明召戚里至遂與成婚時閻已中年既得
狐婦膚革充盈顏如少壯相與十餘年情好甚
篤閻亦能知未來事嘗秘不言人逼問之惟曰
陰譴惟致命與謗人最重耳能戒之則得福何
必問其他居久之生一子名閻勝祖勝祖弱冠
襲父職閻因告老日攜其婦徜徉山水間甚適
也一日語次謂閻曰我自嫁若不覺流年變遷
矣昔所藏皮在否我豈能遂忘故吾閻曰若得

無有逸志答曰男婚女嫁為人母矣更安從
語已引皮附體化爲狐而去闔大慟累日不食
竟以病沒其子勝祖漸長每事治遊家日旁落
窮困殊甚一夕其母忽於屋上呼其子曰若胡
不肖乃爾我母子之情不能自己今來視汝擲
金銀器幾千金於庭戒之曰若再不改節必殺
若矣其子號哭乞母下竟去不顧勝祖自此改
行家道復振常依山陰王相公幕下方襲職時
相公曾囑諸武選郎文公作後二十年文爲粵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三 壯健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
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
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
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即拂衣歸年甫
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
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

所以聖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
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
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
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
寸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
人直入跪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
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燭之曰知若至於我無慰
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四 壯健

公子集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
生使人召而榜以楨樅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
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
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
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
菴既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
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
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
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

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
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
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泰舉景
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
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
痛榜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復位
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
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五 禮 志

人也爲我廢耳 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
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
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
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
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
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
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
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
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

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書錢鶴灘先生遺事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
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閱肆凌駕今古
波瀾橫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
清沈生悅齊名稱爲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
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
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魁省試及奉
廷對 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又四年以大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六 禮 志

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
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氣豪
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歛亡何當其醉後衝
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
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
抵許墅關時權稅郎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鞅
鞅欲自啟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
逆郎是逆 天子也已郎至大爲媿謝頗厚
酒費以酬公公却之曰不佞豈爲囊歸止哉

漢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師者三日張樂款之生擁鼻北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惶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懇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餽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湯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彙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上如所稱於梁溪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七

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柰何負一第不置我輩曉問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震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心

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不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踈我者乃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公踈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顧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聞公幽者先廷尉徵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乃爲書其事以俟脩郡乘者採焉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八

書金龍大王感應事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祖達由會稽徙錢塘沒而著靈建安初祀于鄉再傳生神是時金兵方熾宋室不振權姦在位神以威晚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神捐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虜太后少主去神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鄉人當佑聖主已傳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

呂梁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虜大潰神遂著
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
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
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
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語
問書史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戮也
豈吾為此厲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
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
柝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六

十九

副憲濱崖先生當世獨行士也余曾為先生
傳入寶善編中茲有其鄰許生言先生平日
怒不形未嘗施鞭撻於臧獲有一奴負罪集里
老扶之曰渠所犯者朝廷法也柰何敢以我一
人私自朴責耶與張幼于借書閱畢親持內之
曰聖言古訓胡敢忽諸而煩阿段手也每語人
曰我平生見金玉寶玩如視塵土至見法書名
畫亦未嘗不愛然亦如世間佳山水探之無不
樂過之不生戀也臨沒為家約以告子孫曰吾
沒後計報止宜施于親戚為生前欣戚所同也
為人雖相識不同欣戚何以報為若郡縣尤不
宜我生時未嘗通名死後以名通之比諸未同
而言均為可耻又言儀禮中士喪禮甚繁貧士
家安能辦古仕者世祿士大夫多世家其力能
具儀文周之東天下儀文尤勝儒者拾舊案為
書不足法也善乎楊子言之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至於浮屠治喪
浴度橋等類戲侮死者甚矣今不論其虛實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六

二十一

書金濱崖先生遺事

厭射恣肆不知所忌也

無只以吾所自信者言之韓子云世無孔子一
當在弟子列吾亦云即使世有釋迦我豈對之
俯伏乞哀哉又言墓碑墓誌始於東漢當時人
尚虛名割股廬墓者極多送葬有萬人遂至背
公死黨天下壞亂豈必宦官夫墓碑豎於墓前
恐其不知何人穴墓志埋於土恐他時棺露不
知何人棺今乃侈其家世誇其懿美是以史筆
給塋事瀆史甚矣至於竭力營求職銜位號以
自榮寵亦何有益職銜位號此一時事漢大將

馮元成選集

卷四十六

二十一

未

志

書劉平湖事

安福劉士瑗丁丑進士令平湖為人操下苦

涇縣民章應山有龍陽姿習治木嘗在諸
營室因與諸僧淫暱德藏寺吳比丘與寢處如
伉儷吳畜數百金悉以管鑰付應山應山乘吳
出取其金時遊挾邪吳不覺也吳有養卒乘間
語其主吳往檢篋則所畜錢刀羽化矣吳恚甚
乃盡奪應山衣裳而逐之應山飄泊無倚衛吳
甚一日乘醉奪匠者伐竹刀竟往德藏寺殺吳
比丘取其元亟走縣自首門者不能誰何時士
瑗方坐堂應山執刃跪於前語不了了士瑗謂
馮元成選集

卷四十六

二十一

未

若置刀我為若理應山誤以令欲甘心也取刀
直上縣官座士瑗急走駢鑿間應山逐至刃將
及身士瑗以手格之一指斷士瑗殞於地諸伍
伯群以挺格應山良久就獲事聞于道道遣徐
司理逮坊甲各榜五十諸伍伯鈴下皆榜四十
痛責應山斃于杖下命舁置北郭外無得掩埋
聽鳥獸食諸與應山交者日往視其屍犬豕縱
橫莫為食者經兩月齒豁如故時頗異之士瑗
傷指病三月始愈既出視事益為嚴酷時有丈

之役士瑗自負神明有李白灣者以監生
別駕謝事歸田喜與縣官遊傾家自盡士瑗
願與周旋孟酒李一日造邑士瑗問李輿論何
如李荅云明公量田可謂精核但不應數改以
滋多弊士瑗大怒詈曰吾安有徑竇而語云然
意我有私耶汝蓋亂民魁也即命隸褫李衣冠
銀鐙其項以出因勘其家虛糧居數日不能得
取李朴責五下李歸舍媿其宗黨杜門不出諸
少年好事者為脫袍記罵令又造三字經數令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三

瑕疵令聞而怒或告曰此諸生馬元吉所編也
令以聞守守取元吉案問元吉不勝復櫬自引
服擬死將解兵道元吉體素柔脆既屢笞將畢
命圍土矣於是平湖諸生數十人為元吉走詣
尚書孫植求解植素慎謝去諸生諸生計無出
偶陸公光祖以工部侍郎居鄉入郡城訪兵道
寓招提兵道將報謁諸生因乞陸公齒頰公曰
吾亦聞元吉謗令事未諦顧令怨元吉甚諸公
噤莫啟口非我也誰為元吉白者若輩且避

座後聽我談說已兵道至公即言元吉與小兒
同學其人素長者柰何以飛語見誣無罪而
士則我輩亦當避地矣兵道立釋元吉元吉既
出獄往謝公公不相見曰此兵使君精察豈我
口舌力耶劉令聞而恨公不已凡事涉公親黨
窮治無所貸公不之計令以艱去當大察上官
以舊事幾欲甘心公為力解得無恙劉後擢南
部以憤鬱卒人謂劉雖不潤膏脂而殘暴亦天
道所惡陸公不求利不宿怨真盛德事宜其令
馮元成選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四

書李中丞事

劉公復初言潞安李中丞尚智清苦異常家無
擔石惟有袍四襲時質典庫臨沒至不能納劉
公為經紀其喪贈以百四十緡兩臺亦贈五十
緡始得安厝李在事未獲考最法不當得祭葬
劉以其苦節疏聞于朝 詔賜祭塋温育嘉獎
劉復悔不為請謚也公撫延綏時有公羨萬
帳下請以此歸公原藉公曰我家本儒素惡